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七

最後

郊祀志自騶子論五德終始而宋毋忌正伯僞元尚
羨門高最後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
凡五人按服虔及司馬貞說最後者自是謂其在騶
子之後耳非姓名其實止四人顏注謬妄至此

木寓

木寓龍一騶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顧氏

云古文偶寓通用木寓木偶也史記武紀作木偶馬
李奇注非按封禪書此文之上敘秦事有木禺龍木
禺車馬索隱亦以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此志之下
文又有寓車一乘寓馬四匹又有以木寓馬代駒又
有寓龍馬顧說是後書劉表傳論言表猶木禺之於
人李賢注如刻木爲人是與偶同矣而其下文又引
李奇注自岐其說

文帝王制

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
封禪事漢郊祀志同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

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本制兵制服制篇者
卽封禪書所謂王制也而非今禮記中所有王制盧
植妄以當之彼疏引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
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
又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
後然則康成之意不以王制爲文帝作明矣藝文志
禮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其後大小
戴刪取之今存四十九篇王制在此內與文帝所作
何涉許慎說文自序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
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禮記亦孔壁中所得

其非漢儒所作甚明

下文武帝得寶鼎命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事此王制則是文帝所作蓋文帝原為封禪作之武帝亦以議封禪采之也

寬舒

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方士按史記封禪書徐廣注云鍾縣黃縣皆在東萊此說得之黃鍾之史其名寬舒觀下文寬舒凡五見而絕不見所為黃鍾者孟康說謬甚

秦一字衍

祠秦一於忌秦一壇旁上秦一兩字衍史記封禪書及武紀並無忌秦一壇耆毫人謬忌秦祠秦一方所

作壇也上文已言後有人上書言祠三一今祠於忌
泰一壇上此則後人復有言祠黃帝等方故又祠於
壇旁也

益延壽

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名按
黃長睿云史記作益延壽館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
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卽此
館當時瓦也又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
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
當以史記爲正漢郊祀志誤衍一壽字耳師古云二

館非也

泰山明堂

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按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趙岐注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侵地而得有之是也

貢韋匡谷

漢人郊祀瀆亂無理幾同兒戲元帝好儒貢禹韋元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元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成帝卽位丞相匡衡御

史大夫張譚又奏言武帝所立郊祀與古制殊罷甘泉泰畤河東后土祠定南北郊於長安衡又請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及雍鄜密上下畤北畤陳寶祠一切淫祀皆罷成帝末年谷永說上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云云班氏贊云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愚謂韋匡庸相也貢谷陋儒也然郊祀賴其駁奏古制獲存是其所長至鄭康成注禮皆據經典而趙宋以後妄徒動輒詆其用漢制解經有識者毋惑也

越絕書卷二吳地傳高皇帝封兒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匠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吳王濞時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郡國僭立之廟爲貢禹所奏罷而見於傳記者此其一也然元帝時濞之滅百餘年矣而廟始得罷貢禹正禮之功偉矣

三五

谷永論淫祀求僊之妄而曰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求之曠日經年靡毫釐之驗師古云三謂三

皇五謂五帝劉仲馮駁之以爲三五指三世五世謂
文武劉說確甚漢興高帝一世惠帝二世文則三世
武則五世也文帝雖令主公孫臣新垣平已爲文成
五利導夫先路故約言之

天文志無注

天文志師古竟全卷無注其中譌字及與他書不同
者頗多宜以史記及呂氏春秋淮南子甘石星經諸
史天文志參訂之

星日月本在地

經星常宿五星日月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

於天語本史記疑七十子以來相傳微言說文卷七
上品部星字注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與漢志合

二十八宿敘次

二十八宿敘次以東西南北中五宮爲綱而監板於
南宮權軒轅一節提行另起旣以五宮爲綱權字不
當提行毛板是

曜

天曜而見景星又天曜晏曜說文卷七上夕部以曜
爲旌雨而夜除星見也徐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

九道九行

日有九道月有九行案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注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詳後案

天文志所引

天文志引甘氏石氏經又引夏氏日月傳星傳不知
夏氏何人又有但稱星傳不云某氏者賈孔諸經疏
中每引武陵太守星傳疑卽其說五行志亦引星傳
又引劉向所引星傳然則星傳
乃漢初已有

五行志所引

五行志先引經曰一段是尚書洪範文次引傳曰一
段是伏生洪範五行傳文又次引說曰一段是歐陽

大小夏侯等說乃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習者以下則歷引春秋及漢事以證之所采皆董仲舒劉向歆父子說也而歆說與傳說或不同志亦或舍傳說而從歆又采京房易傳亦甚多今所傳京氏易傳中皆無之則今所傳京氏易傳已非足本間亦采眭孟谷永李尋之說眭谷語略皆見其傳中尋說則傳無之也

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云云師古於史記下注云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愚謂師古注此書成年已六十一六十五而卒學識本不

甚高又已老悖故舛謬頗多此注以左氏爲司馬遷
竟如不辨菽麥者

王立

成帝河平二年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師古曰譚商立
根逢時凡五人凌稚隆本立作音沈炯云外戚恩澤
侯表紅陽荒侯立與譚商根逢時俱以河平二年六
月乙亥封五人皆皇太后弟安陽敬侯王音以皇太
后從弟大司馬車騎將軍侯其封在鴻嘉元年六月
乙巳以立作音乃凌本之誤又成紀亦作立與表同
而音之封不見於紀史漏之也

二志矛盾

五行志上卷末段以罷郡國廟及太上皇惠帝寢廟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皆致水災之應而不言其說出於何人觀郊祀志劉向之言知其出於向也夫毀廟徙郊等皆復古而得禮之正者貢禹匡衡谷永說皆是也而向乃以爲能致水災向之曲說如此班書采輯諸書而成有未加裁翦者如郊祀志贊云究觀方土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是固以毀廟徙郊爲正也而此志乃復云云殊自相矛盾矣

鼠妖證青祥

貌傳自成公七年以下一段所引春秋三節漢事二節皆以鼠妖證青胄青祥此不可解後思心傳中又以鼠妖證黃祥一事複出卷中如此甚多又隱公三年日食而以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此自是隱爲公子時事洪邁譏之桓公三年日食而以其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是其應不知楚自武王稱王歷文成穆至嚴已四世而嚴之霸去桓公三年將百年矣劉知幾譏之此等舛謬不可枚舉

吳二城門

吳王濞二城門自傾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
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云云范成大吳郡志第三
卷城郭篇闔門亦名礮楚門而無所謂楚門魚門者
要之二門必當在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
此志特因吳本屬吳國而濞又嘗東渡之吳留十日
去故此下文遂以二門之傾爲濞亡之兆其實濞都
廣陵不都吳若據此文誤認濞之所都卽今蘇州府
治則非矣詳地理雜辨證

五行志引大傳

引書序及伏生大傳伊陟相太戊桑穀共生事其下

又引劉向說以桑穀爲高宗武丁時事此向之誤而班氏聊存異說耳師古乃疑伏生差謬殊憤憤

雨魚信都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案荀悅漢紀作雨魚於新都長五尺新都見王莽傳乃謂新野之都鄉地理志本無此縣辨詳後漢紀誤也

七國秦無日食

五行志說春秋及漢興以來日食詳矣七國及秦始皇二世之時生民之禍甚烈宜日食不勝書而志無之史失其官不可攷耳秦本紀始皇本紀所書災祥

甚多而獨無日食

十七史商榷卷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八

地理論古

地理志敘首論古太繁劉知幾譏之云春秋賦詩見志左氏惟錄章名地理論古至夏世宜曰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劉氏之說頗當而師古又從而勦襲僞孔傳以爲注更覺饒舌可厭孔傳所無者又取本志注之更爲可笑况又強作解事如沂出泰山郡蓋縣臨樂山今乃截取之云沂出泰山此成

何語

十三部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此唐虞之十二州也
漢無營州其十一州皆有之但改梁名益改雍名涼
而又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部刺史員
十三人此見於地理志百官表及師古所引胡廣記
者也據文似十一州外添交州朔方爲十三部矣但
河內河南二郡注云屬司隸而各郡國無屬朔方者
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置察三輔三河宏
農三輔是京兆馮翊扶風三河是河內河南河東續

郡國志此六郡與宏農正屬司隸東漢如此西漢可知杜佑通典於西漢十三部亦不數朔方而數司隸且地理志叙首雖云置朔方之州而朔方刺史果亦在員數之內則朔方郡宜專屬之矣今乃注云屬并州則知所謂十三部者實是於舊十一州外添交州與司隸爲十三朔方不數平當傳當以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是也

惟晉書地理志述漢制數朔方爲十三

書此段謬誤甚多不可據

刺史察藩國

百官表部刺史奉詔條察州師古引漢官儀惟一條

察強宗豪右其五條皆察二千石

師古引漢官儀亦見續百官志劉昭

注而歷考諸傳中凡居此官者大率皆以督察藩國

爲事如高五王傳青州刺史奏菑川王終古罪文三

王傳冀州刺史林奏代王年罪武五子傳青州刺史

雋不疑知齊孝王孫劉澤等反謀收捕澤以聞

亦見不疑

傳又昌邑哀王之子賀旣廢爲宣帝所忌後復徙封

豫章爲海昏侯揚州刺史柯奏其罪張敞傳拜冀州

刺史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發不得敞圍

王宮搜得之捕格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

削其戶蓋自賈誼在文帝時已慮諸國難制吳楚反後防禁益嚴部刺史總率一州故以此爲要務

後書郅惲傳惲子壽爲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壽案察之無所容貸廼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卽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傳相袁宏後漢紀第十六卷永寧元年立濟北王子萇爲樂城王萇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然則刺史以察藩國爲事東京猶然

刺史權重秩卑

刺史初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始常置

見百官表

其權甚

重而秩則卑蓋所統轄者一州其中郡國甚多守相二千石皆其屬官得舉劾而秩僅六百石治狀卓異始得擢守相如魏相傳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何武傳武爲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虧除免之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而王嘉傳云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二千石益輕或持其微過言於刺史司隸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離畔以守相威權素奪也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時部刺

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以爲不可行房上弟子曉考功課吏事者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石顯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可見守相畏刺史如此又朱博傳爲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使從事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所彈劾者如是而所舉薦者則如王褒傳王褒爲益州刺史使褒作中

和樂職宣布詩奏褒有軼才王莽傳莽風公卿奏言
州部所舉茂才異等吏率多不稱此雖莽欲攬威柄
故云爾要刺史有舉揚人才之任亦可見合而觀之
刺史之權可謂重矣及其遷擢也黃霸爲揚州刺史
以高第爲潁川太守見循吏傳陳咸由部刺史歷楚國北
海東郡太守見翟方進傳張敞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
太原太守滿歲爲眞見本傳王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
太守見本傳馬宮由青州刺史爲汝南九江太守見本傳
知其秩卑也

馮奉世傳子參由渭陵寢中郎超遷代郡太守中郎

出爲太守云超遷而刺史則多有以卑秩得之者故
京房請以中郎補是職也又如孔光傳云博士選高
第爲尚書次乃爲刺史而滿宣由謁者出爲冀州刺
史見賈捐之傳張敞由太僕丞出爲豫州刺史見本傳皆以
朝臣之卑者充之其歲盡輒奏事京師見翟方進傳注九歲
稱職方得爲守相見朱博傳其內遷則如翟方進何武僅
得爲丞相司直特丞相之門下屬官耳各見本傳若王尊
爲郿令遷益州刺史見本傳令可以徑遷刺史亦由秩
卑故也

刺史隸御史中丞

刺史權重矣而又內隸於御史中丞使內外相維陳
萬年傳子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
史薛宣傳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
曰聖化不治吏多苛政大率咎在部刺史宣數言政
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
分明是也續百官志云御史中丞一人劉昭注引蔡
質漢儀云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
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又後書酷吏
周紆傳注引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
侍御史糾察百司

郡國官簡

十三部分爲郡國一百三其屬縣有蠻夷者曰道公

主所食曰邑侯所封爲侯國每部有刺史每郡有太

守守之下則都尉與丞諸王初以內史治民中尉掌武職相統衆官後省內史令

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此成帝時制見百官表而何武於哀帝時奏中尉官罷職并內史見本

傳武與莽爲讐大每縣有令小縣稱長令長之下有

約元始仍復舊制丞尉漢官員數據表有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而郡

國官其簡如此至於令史掾屬多有通經術至卿相

者而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

嗇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其非長吏而代長

吏治民者久未嘗槩從簡省也蓋其時風氣猶樸故能成治若後世之吏員其中固無人才而所謂里長保正總甲牌頭者又烏可多設乎郡國縣道下所注若鐵官鹽官家馬官工官服官發弩官雲夢官樓船官陂官湖官均輪官銅官金官木官橘官牧師官關羞官湡浦官羞官之類皆微末下吏蓋不足道且多隨時隨地設立事過輒罷不常置者其正官則部刺史太守縣令都尉丞尉外別無他官漢郡國官制可謂簡矣

漢制依秦而變

續百官志云漢之初興法度草創略依秦制雖依秦亦遞變之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郡領縣無冀充等州名有監御史有守有尉有令有丞見史記秦始

皇本紀又曹參傳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破之東
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晉
灼曰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蕭何傳注蘇林亦曰秦
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高本紀秦二年沛公守豐秦
泗川監平將兵圍豐與戰破之文穎曰泗川今沛郡
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其下又云
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并
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又李斯上書請天下有
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燒之合觀之秦制可見
監旣在守之上則似漢之部刺史但每郡皆有一監

則又非部刺史比矣蓋秦懲周封建流弊變爲郡縣
惟恐其權太重故每郡但置一監一守一尉而此上
別無統治之者

夏侯嬰傳亦云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
胡陵降樊噲傳亦云擊泗水監豐下破泗水守薛西
此與曹參傳高本紀所述皆一事

嚴助傳秦時使尉屠睢擊越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
曰郡都尉姓屠名睢監郡御史名祿陳涉傳攻陳陳
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攻秦三十六郡中
無陳郡陳是縣名而爲太守治所故云守令皆不在

每縣令之外有丞守丞必陳縣之丞代令守城者又張耳陳餘傳耳說趙豪桀曰陳王奮臂天下莫不應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叔孫通傳通對二世曰羣盜鼠竊狗盜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彙而考之秦制已明而漢制則仍秦而通變者

秦監郡御史亦名郡長灌嬰傳云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又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如淳曰長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愚謂此所謂郡長必卽監郡御史師古兩注皆未明

南粵王趙佗傳叙元鼎六年平南粵事有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按每部設監此秦制也漢改部刺史則監罷不設矣佗本秦吏故南粵尚用秦制郡有監此桂林卽秦時所置郡也服注非

三國魏志夏侯元傳元議時事云秦不師聖道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觀此知漢制因秦也宰官卽縣令監牧卽郡守司察卽監郡御史元又謂五等

之興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今長吏皆君吏民橫重
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
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

刺史太守屢更

刺史太守漢制屢有改更朱博傳翟方進奏古選諸
侯賢者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也今部刺史居牧
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
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
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
序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博奏漢家置郡縣部刺史奉

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弟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愚考因方進奏改刺史爲州牧由六百石進二千石事在成帝時先時刺史擢太守此時則太守擢乃得牧矣所以方進之子義山宏農太守河南太守乃得爲青州牧也此制行未久哀帝時爲朱博奏仍復舊制至元壽復改爲州牧王莽變革光武建武元年復

置牧十八年又改刺史若漢末袁紹曹操輩爲州牧
位尊權重與西漢初制迥不相同魏志劉瓛等傳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至唐而刺史之名又移之太守矣

太守別稱

鼂錯傳稱郡守爲主郡吏嚴助傳助爲會稽太守帝
賜書謂之郡吏而尹翁歸傳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
子定國定國家在東海謂其邑子曰此賢將孫寶傳
寶爲京兆尹吏侯文亦稱寶爲將又酷吏傳嚴延年
爲涿郡太守掾蓋吾趙繡稱延年爲新將注新爲郡

將也謂守爲將以其兼領武事此皆太守之別稱也至後漢亦有此稱如後書馬援傳援戒兄子嚴敦書杜季良豪俠郡將下車輒切齒吾常爲寒心又魯恭傳恭弟丕爲郡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鄭均傳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第五倫傳會稽俗多淫祀前後郡將莫能禁此皆謂太守爲將也又循吏童恢傳恢弟翊辟孝廉除須昌長聞舉將悉棄官歸舉將當是郡守之曾舉翊者

守尉改名

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而史文間有追稱之者如樊噲傳云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劉攽云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愚謂都尉在圍即可稱圍都尉劉以爲縣尉太卑未必能守城恐劉亦誤但秦本無都尉名郡都尉與縣尉同稱尉漢之改名當亦爲其易溷今此上言圍都尉必是追稱而下言守尉則是都尉代守守郡者耳知者高紀秦三年攻東郡尉於成武彼與樊噲傳同述一事彼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據

此知樊噲傳云守尉是都尉代守守

史記南越尉佗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云云徐廣注云爾時未言都尉也周勃傳免相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被甲持兵以見攷此當文帝時尚未改名

十七史商權卷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九

侯王相有別

諸郡國下所屬縣有注侯國者卽所謂王子侯恩澤侯等侯國也王子侯表所載而地理志於其縣下不注者如丹楊郡之胡孰秣陵丹楊之類此因元始時其國已除故也儒林傳云郡國縣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

如弟子師古曰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此注甚分明大縣稱令小縣稱長侯國之相如令長王之相如太守同名而實異王莽傳莽出就新都侯國南陽太守選掾宛孔休爲新都相此侯國相故太守得選掾爲之然亦必權攝非真也

令長守相有高下

馮野王傳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孔光傳宣帝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然則令長守相雖相等而其中又自有高下長遷乃得令守遷乃得相也

郡國兵權

百官表雖言守治郡尉典武職而實守兼掌之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傳中述其都試講武甚備翟義爲東郡太守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起事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後書耿弇傳弇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注引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弇事雖當王莽時其實沿漢舊制故注引漢官儀以明之又後書百官志五李賢注引漢官儀云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

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遼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
塞烽火追虜或言八月或九月或歲終大約總在秋
冬淮南王安傳安欲發兵反先令人作旁近郡太守
都尉印可見守尉互掌兵權也又安與太子反謀聞
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王與太子謀召
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
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
不來無益也卽罷相觀此知諸侯王國中兵權相與
內史中尉兼掌之互相牽制三者有一不肯卽不能

王自除丞尉

衡山王賜傳如淳注引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諸侯王得自除國中百官表云縣丞尉四百石至二百石漢儀注所言指丞尉也賈誼傳言諸侯王不法事云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則非制矣

監刺史從事

蕭何傳何沛人爲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攻沛郡注云故秦泗水郡沛是泗水屬縣何爲監郡御史從事能辨治故進爲郡卒史王尊傳爲郡決曹史與州刺史從事如淳曰

十七史商榷

卷十五

主

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監與刺史大略相似故擇用所部卒史從事同朱博傳敕告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刺史從事之權如此

郡不言何屬

地理志郡國一百三言所屬者凡七十九不言所屬者凡二十四詳攷之其不言者皆疏漏非有義例也卽如臨淮郡不言何屬而其上文琅邪東海二郡皆云屬徐州臨淮之屬徐州無疑而獨不言泗水國不言何屬而其上文楚國下文廣陵國皆云屬徐州泗

水之屬徐州無疑而獨不言九真郡不言何屬而其
上文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其下文日南六郡皆
云屬交州九真之屬交州無疑而獨不言卽此三處
推之則其餘郡國之不言者皆疏漏可知且其所屬
有屬冀州屬兗州屬青州屬徐州屬揚州屬荊州屬
豫州屬幽州屬并州屬益州屬交州屬司隸而獨無
雍州改名之涼州亦皆疏漏耳百官公卿表明言部
刺史奉詔察州員十三人地理志明言漢兼禹貢職
方州名有徐梁幽并改涼益增交趾朔方爲十三部
平紀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

農桑若涼州不爲部則僅十二人矣足明郡國之無
屬涼州者乃疏漏也自武都以下至北地凡十郡皆
不言何屬據續志內惟天水東漢改名漢陽而皆屬
涼州東漢如此西漢可知班不言非疏漏而何又據
百官表及續志司隸所屬有七郡今獨河內河南言
屬司隸餘皆不言亦疏漏也

續郡國志州分敘界畫
井然似反勝于前志

元始戶口

每郡首列戶口之數而於京兆尹冠以元始二年師
古曰漢戶口元始最盛故舉之以爲數愚謂元始平
帝雖是歲壬戌王莽秉政戶口之盛必多增飾班氏

豈不知之蓋取最後之籍以爲定不必以其盛也

但有合郡戶口數每縣下無之而京兆尹長安縣左馮翊長陵縣右扶風茂陵縣潁川郡陽翟縣僑陵縣並有戶口河南郡雒陽縣南陽郡宛縣蜀郡成都縣魯國魯縣楚國彭城縣有戶無口其詳略皆無義例有則書之無則闕各縣戶口皆注於其縣之下獨雒陽注於郡名下書法參差亦無義例

郡國屬縣之數

周勃傳勃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泗水郡卽沛郡也今地志沛東海二郡共有七十五縣

蓋元始時漢新置之縣比秦已多再倍有餘又云降

太原六城今地志太原凡二十一縣亦比秦多再倍

有餘高紀六年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高祖之六年在周勃降太原之後而其數與勃傳及地志皆不同又云定雁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

縣今地志雁門十四縣比舊反少三縣雲中十一縣

比舊反少一縣又云定代郡九縣今地志代郡十八

縣則比舊多其半又云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

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今地志上谷十五

縣比舊多三縣右北平十六縣數適相符而遼東祇

有十八縣漁陽祇有十二縣比舊反少甚多高紀十

有十八縣漁陽祇有十二縣比舊反少甚多高紀十

年趙相周昌奏常山有二十五城地理志常山屬縣
僅十八比舊反少七縣新欽傳降邯鄲郡六縣今地
志趙國卽秦邯鄲郡屬縣僅四比舊反少二縣其分
割之詳不可攷矣

建置從略

地理建置沿革無常以最後爲定戶口據元始疆域
當亦據元始也攷文三王傳梁孝王國四十餘城孝
王卒景帝中六年分爲五國四人別爲濟川山陽濟
東濟陰四國而太子共王買仍封梁共王子平王襄
以罪削五縣餘尚有八城此武帝時事當武帝未削

之梁國得初封五之一屬縣有十三今志於彼四國則有山陽郡濟陰郡皆卽景帝故國東平國卽濟東國獨不見濟川國惟此一國疆域竟無所見已屬缺

漏

史記世家梁孝王子明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罪廢地入漢爲郡今志無濟川郡

又志

濟陰屬縣九東平屬縣七皆與梁國畧相等獨山陽

屬縣多至二十三決不此國獨多如此然則山陽郡

下本注雖言景帝中六年爲國武帝建元五年爲郡

其實郡界非國舊界大約別割他地益之或卽將濟

川一國併入未可知且以四十餘城分爲五計之十

三也九也七也三國已得二十九加山陽二十三

國已得五十二尚有濟川不在內數大不符可見山陽郡界非國界文三王傳山陽王景中六年立立九年國除適當建元五年此志與傳合獨屬縣非國之舊而班略之此皆分割大事班氏槩略之竊謂史法貴簡獨建置沿革乃地理之至要宜條析而詳書之詞繁而不殺爲佳無如志之一體班氏所翺風氣初開義例疏濶不能詳析也凡如此類不可枚舉舉一以資隅反

分割雖據元始又有不拘者文三王傳清河王年當地節中已國除元始二年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

亦見諸侯王表廣宗是元始所建國志中略不載則是又不據元始矣例俱不定

傳言梁國削餘八城志梁國所屬恰八縣若據此則是梁孝王之孫平王襄當武帝時削五縣餘尚有八縣直傳至元始時尚是武帝時之故疆矣而今攷之則不然襄立四十年薨其下傳五世至名立者嗣立爲王當成帝元延中又坐罪削五縣則餘只有三縣矣至元始中立又坐廢爲庶人自殺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元孫之曾孫音爲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志據元始梁國當三縣而列八縣何也

足見班氏於建置從畧又如志列淮陽國而此國屢
爲郡屢爲縣注絕不及已詳後淮陽郡汲黯傳云云
一條而梁平王襄傳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
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
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求反急睢陽是梁國屬
縣縣不當稱太守史記世家述此事作淮陽太守彼
是也漢書誤作睢陽太守耳然武帝時制王國有內
史治民中尉掌武皆二千石若太守則治郡者王國
無之可知武帝時淮陽爲郡不爲國而志不及建置
之略如此

犴反史記作類犴反索隱
云人姓名恐當從漢書

武五子燕刺王旦傳武帝末年坐罪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其後昭帝時又益封萬三千戶其下文卽云發民大獵文安縣則昭帝時益封已還其所削縣矣其後謀反發覺自殺國除今地志大字無燕國而安次文安則屬勃海郡良鄉則屬涿郡可見燕國除後其縣入此二郡而二郡注皆云高帝置不知幾經分割後尚是高帝之舊乎必不同矣且燕地必更有入漁陽右北平等郡者不止二郡今皆不可攷又旦傳宣帝又封旦太子建爲廣陽王傳至莽不絕志有廣陽國注云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

本始元年更爲國屬縣只四縣首縣薊下注云故燕國召公所封旦令羣臣亦曰燕雖小召公建國則薊必是旦所都元鳳之廣陽郡卽燕國除爲之及更爲國嫌太大故又割入勃海等郡僅存四縣也班於建置沿革太略然此等分割糾紛若必逐縣詳注又嫌繁瑣則似亦有不得不如此從略者

志山陽郡注云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爲郡其屬首縣昌邑注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武五子傳云昌邑哀王體天漢四年立薊子賀嗣昭帝崩徵賀立之淫亂廢歸國賜

湯沐邑國除爲山陽郡惟此一郡由國而郡由郡而國由國而復爲郡最爲詳析合志傳觀之首末具見他郡國皆不能如此

十七史商榷卷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

刺史治所

續漢百官志云刺史各主一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既以八月出巡則平日必有治所乃劉昭注則云孝武始制刺史監糾非法傳車周流匪有定鎮昭說未的而閻氏若璩遂云通鑑齊孝王孫謀發兵臨淄殺青州刺史此刺史適在臨淄非必治所胡三省乃云臨淄青州刺史治豈知西漢刺

史稱傳車居無常處者乎閩雖云爾而刺史治所明
見朱博傳又武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師
古注引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
所閩似失考但地理志於刺史所治之縣竟未一及
耳

三國魏志夏侯元傳元議時事司馬宣王報書云故
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又唐六典第三
十卷云武帝元光三年初置部刺史十三人居無常
所後漢則皆有定所此閩說所本然朱博非前漢乎
大約因其乘傳周行故隨便言之

太守治所

太守都尉皆當有治所今都尉治所夾注中甚多而太守治所竟絕不一及何也夫都尉治所大率不在首縣且與太守不同治是以注明乃太守治所亦不盡在首縣而竟絕不一及則疎矣

續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潘岳關中記云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山治高陵今前志於高陵注云左輔都尉治蓋京城只長安一縣三輔共治之左馮翊亦治長安故高陵得爲都尉治都尉不與太守同治也

閩若璩云郡國志凡縣名先書郡所治此惟東漢則然西漢不爾歷攷志傳以證之爲治者二十有六江陵也平襄也宛也陽翟也蘄也彭城也邯鄲也臨淄也雒陽也廣陵也昌邑也吳也壽春也邾也相也成都也長子也濮陽也無鹽也魯也江州也涿也樊道也故苴蘭也邛都也滇池也不爲治者三梁國首碭却不爲治治睢陽王國以內史治民而梁孝王武傳梁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也汝南郡首平輿亦不爲治治上蔡以翟方進傳知之左馮翊首高陵亦不爲治治長安以趙廣漢傳景帝紀注及百官表知之

而韓延壽傳云延壽爲左馮翊出行縣至高陵尤明證也胡三省注通鑑地理號佳者亦不知西漢第一縣非必郡治如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猶可而云漢中郡治西城縣豈可乎又云漢五原郡治稠陽不知稠陽都尉治太守不與都尉同治也愚謂闔說是矣而有未盡者據高紀下卷漢六年韋昭注推之丹楊郡首宛陵而其實不爲治治丹楊說詳後第七卷而闔遺漏未舉南陽郡首宛縣而韋義傳云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若南陽太守治宛則不得言行縣至矣知宛亦非太守治也而闔亦遺漏

未舉西河郡首富昌不爲治治平定見東觀漢記唐
元和志敘汾州沿革一段內言漢武帝置西河郡理
富昌亡友休寧戴吉士震辨其誤見戴氏遺書之二
十三文集卷八而闕亦不知也

水經三十七卷葉榆水篇注麋泠縣漢武帝元鼎六
年開都尉治交阯郡及州本治於此然則交阯郡太
守及交州刺史與都尉皆同治此縣也此南蠻地新
開者不可以一例論至後漢則交阯太守政治龍編
交州刺史政治廣信矣

都尉漏書

卽以都尉論之郡國一百三有都尉者凡五十九無
都尉者四十四此四十四郡國果無都尉乎抑有而
不書乎京兆尹下當有都尉闕漏不書別見其他如
河東都尉趙護拜爲廣漢太守見咸紀及薛宣傳張
湯之元孫放亦嘗爲河東都尉見湯傳周陽由亦嘗
爲河東都尉見酷吏傳河東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河
東無都尉哀帝擢右師譚爲潁川都尉見息夫躬傳
潁川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潁川無都尉景帝召拜枚
乘爲宏農都尉見本傳據志武帝元鼎四年置宏農
郡則景帝無此郡當係追書
又尹翁歸舉廉爲宏農都尉見本傳宏農有都尉甚

明而今志宏農無都尉杜周之會孫業嘗爲上黨都尉見周傳上黨有都尉甚明而今志上黨無都尉又義縱爲河內都尉亦見酷吏傳河內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河內無都尉趙充國傳充國至金城渡河遂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金城有都尉甚明而今志金城無都尉皆脫漏也且卽以百官表所列都尉名目論之於平常都尉之外別列者僅有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三種名目而關都尉必司關津天下關津多矣乃僅巴郡魚復縣江關都尉一見他如宏農郡宏農縣下注云故秦函谷關放杜周之會孫業

亦曾爲函谷關都尉此事亦見周傳而辛慶忌之子
遵亦曾爲之見慶忌傳承相車千秋之弟亦曾爲之
見魏相傳張敞亦曾爲之見本傳此正百官表所謂
關都尉也志乃但注關名不言有關都尉明係脫漏
則其他脫漏者多矣農都尉必司農事敘傳云班况
爲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
是也此亦必不止一處乃僅張掖番和縣一見何也
其必有脫漏明矣屬國都尉志五見天水勇士縣安
定三水縣上郡龜茲縣西河美稷縣五原蒲澤縣是
矣而張掖亦屬國都尉匈奴傳右賢王犁汗王四千

騎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擊破之是也今志張掖郡但云都尉無屬國二字此又脫文也若乃左輔右輔都尉以三輔故別之各郡東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都尉以一郡中不一都尉故別之亦非別立名不必提出至於騎都尉天水獬道一見宜禾都尉敦煌廣至一見主騎都尉安定參繚一見渾懷都尉北地富平一見匈奴歸都尉上郡一見旣別立名自與平常都尉不同宜於表中提明此官制所關而表竟不言是又表之疏漏也

王溫舒爲廣平都尉尹齊爲淮陽都尉皆見酷吏傳

而今志此二國無都尉此則非漏書蓋此是國非郡
國但有相有內史有中尉不當有都尉但二國會罷
爲郡終爲國觀年表及汲黯傳黯曾爲淮陽太守卽
可見酷吏傳據爲郡時耳志所載二十國無一都尉
知二國亦不當有

書法體例不一

以都尉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治縣下而五原
郡下注云東部都尉治稠陽屬縣稠陽下不注朔方
郡下注云西部都尉治臨渾屬縣臨渾下不注而其
他縣案搜下則又注中部都尉治廣牧下則又注東

部都尉治此其體例之不一者也

汝南郡下注云莽分爲賞都尉其屬

縣汝陰下注云都尉治宜祿下注云莽曰賞都亭未詳

又以雜官書法論之大

約皆注於其所置之縣下如京兆尹鄭縣下注有鐵

官之類至宏農郡下注有鐵官在黽池又於宜陽縣

下注在黽池有鐵官也而黽池縣下反不注河南郡

下注有鐵官工官其屬縣無之泰山郡下注有工官

不言在何縣其屬縣奉高下又注有工官廣漢郡下

注有工官其屬縣雒下又注有工官

貢禹傳如淳注但言廣漢有工

官亦據文而說耳

太原郡下注有鹽官在晉陽其屬縣晉陽

下又注有鹽官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以山之書

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在之縣下而雁門郡下注
勾注山在陰館其屬縣陰館下不注此亦其體例之
不一者也以水之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出之
縣下然有詳言其過幾郡行幾里者有不言過幾郡
行幾里而但言其所出所入者此亦其體例之不一
者也以各郡建置之書法論之有但云某帝置者有
詳述某帝某年置者又郡國皆注建置沿革縣無之
而亦間或有之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蓋本無一
定體例有因其故籍之詳畧而詳之畧之者有臨文
麤疏失於檢照遂成疵類者有傳寫差誤未經校改

者魯地一條末云當考師古曰當考者言當更考覈之其事未審班書之當考者蓋亦多矣

敦煌郡效穀縣下注本漁澤障也攷孫寶傳尚書僕射唐林坐朋黨比周左遷敦煌漁澤障候則效穀縣下當注云有候官今無者亦脫漏且其上敦煌縣下有步廣候官而效穀無候官脫漏顯然想雜官脫漏者當不止此一處

王都

凡縣之封侯者必注云侯國仍屬郡與他縣不爲國者同而王國則改稱國若縣之爲王都者如江夏郡

邾縣注云衡山王吳芮都清河郡清陽縣注云王都
泰山郡盧縣注云濟北王都桂陽郡郴縣注云項羽
所立義帝都此南海郡番禺縣注云尉佗都信都國
信都縣注云王都廣陵國廣陵縣注云江都易王非
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可見王都不必定在第一縣其
書法詳畧參差并以現在之王與已往之故王襍錯
而書之不必論但王都多矣獨見此七處何也其義
例不可曉

文三王傳代孝王參傳代王都晉陽今太原郡晉陽
不注此類甚多不悉出

梁國屬縣八睢陽居末此國自孝王武始封而七國
反梁守睢陽孝王又廣其城大治宮室睢陽爲梁都
甚明賈誼請徙代王都睢陽代王卽
孝王武後果徙王梁當如誼策乃居末此國直
傳至元始方除蓋始終都睢陽而志以居末可見王
國都不必定首縣舉一可知其餘

十七史商榷卷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一

故郡

秦以京師爲內史京師之外分三十六郡河東郡太原郡上黨郡三川郡東郡潁川郡南陽郡南郡九江郡泗水郡鉅鹿郡齊郡琅邪郡會稽郡漢中郡蜀郡巴郡隴西郡北地郡上郡九原郡雲中郡雁門郡代郡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邯鄲郡碭郡薛郡長沙郡見班地理志

但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秦初并天下分以爲三十六郡裴駰注歷舉三十六郡之名雖與班志約略相同而無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却以內史充數又添入鄣郡黔中是爲三十六晉書地理志同愚謂班志裴注各有誤何則始皇本紀又云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瑱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南越尉佗傳亦云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則三郡爲秦置無疑

史記南越傳於敘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事之下乃云

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徐廣注九郡名有南海鬱林日南鬱林卽桂林日南卽象郡此皆秦郡非武帝始置然并天下係二十六年事其時已定三十六郡南

海等三郡是三十二年所置相去已八年不應入三

十六郡之數班志疑誤

後書南蠻傳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

象郡詳蔣宗意亦非謂一

并天下

漢西南夷傳楚威

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

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

王滇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

歲秦滅漢興皆棄此國巴郡雖在三十六郡數內而

黔中更荒遠略通置吏僅十餘歲而秦已滅則黔中

之屬秦已當始皇三十年以後去二十六年初并天

下亦已久矣自不當在三十六郡數內裴注亦誤至
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
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此
一郡則班志裴注皆未之及此置郡亦必在始皇三
十年後非初并天下事且秦雖置郡仍爲無諸與搖
所據秦不得而有之所以漢擊楚二人卽率越兵來
助故不當在三十六郡數也然則於班志去三外應
入內史蓋班志郡國一百三連三輔數則秦三十六
郡亦應連內史數外尚少二姑闕其疑鄣郡亦似非
說見下

高紀漢二年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卽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按隴西上郡乃秦故郡非新置其餘三郡皆新置見本志蓋雍州地已爲雍塞翟三國今滅其國置五郡三郡新置二郡復故非新置而不分析者史約言之耳又高紀漢二年韓信虜魏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魏豹傳畧同三郡皆秦故郡而此云云者非謂漢始置此郡也項羽王豹於河東爲西魏王則此三郡爲魏國不爲郡矣今虜豹以其地仍爲郡復故非新置史

約言之又荆王劉賈傳賈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爲南郡南郡秦故郡此亦復故非新置據文當云復以臨江爲南郡史約言之又高紀漢三年擊趙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常山高帝新置代郡秦故郡復故非新置不分析者史約言之惟高紀漢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劉攽辨豫章傳寫誤加此條則劉說是非豫章新置餘四郡秦故郡而史家約言之之謂

樊噲傳破河間守軍於杠里河間國文帝二年置此云河間守亦必楚漢間權立其名

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高紀秦二年斬三川
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其下文敘項羽分割
諸侯以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其下文漢二年河南
王申陽降漢置河南郡郡名因項氏所立故國名

高紀漢六年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
賈爲荆王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
交爲楚王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
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
三縣立子肥爲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
韓王信都晉陽此段乍觀之以一故字貫下諸名似

有十六郡皆秦故郡矣詳攷之則惟碭郡薛郡雲中
雁門代郡太原六郡爲秦故郡其餘若吳郡則後漢
所分說詳後非秦郡至東陽文潁以爲卽下邳乃東

海屬縣非秦郡

臨淮屬縣有東陽名同地異

鄆郡文潁以爲丹楊

文潁是說楚漢間鄆郡地卽漢武帝丹楊郡地非說
郡治在丹楊縣蓋武帝時丹楊郡所治自在丹楊其
前則爲鄆郡治故鄆故韋昭曰鄆郡今故鄆縣也後
郡徙丹楊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鄆也此卽今廣德州
春秋以來名桐汭當鄆郡治此之時不知何名後武
帝改郡名爲丹楊郡其治亦徙丹楊縣

其後直至孫權方改秣陵

爲建業丹楊郡治徙於此六朝都此以丹楊尹比京兆尹今江寧府上元江寧二縣也而太平寧國二府交界處疑是西漢丹楊郡治於是鄣郡所治之縣卽謂之故鄣而

鄣郡實非秦郡

沈約宋書州郡志云丹楊秦鄣郡治今吳興之故鄣縣漢武帝元封二年

爲丹楊郡治今宣城之宛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爲宣城郡治宛陵而丹楊移治建業如約說漢丹楊郡治宛陵如韋昭說則治丹楊韋昭三國吳人通經大儒沈約齊梁人輕薄文士沈說自不如韋說可據今定從韋

鄣郡文穎以爲東海郡志於東海下注高帝

置應劭則云秦鄣郡而鄣郡實非秦郡疑此皆楚漢

間權立其名其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除膠

東城陽漢國外餘以本紀及諸侯王表并史記齊悼

惠王世家等篇攷之或爲文景以後所建國或爲縣

名不但非秦故郡并有非漢郡者此在秦皆齊郡琅邪郡二郡地耳作史者立文取便隨意言之假借後

名以紀前事故其文參錯如此

其縣數雲中雁門代郡志凡四十三縣此

云五十三太原志凡二十一縣此云三十一四誤爲五二誤爲三耳餘姑勿深攷

丹楊郡注故鄣郡劉敞原父刊誤云秦分三十六郡

無鄣郡此但當云故鄣不當益郡字此劉之誤非班

之謬劉固未喻班意也凡秦所置故郡漢因之者則

如河東郡但注云秦置是也秦所置其後有所改易

而復故者則如潁川郡注云秦置高帝五年爲韓國

六年復故是也秦所置漢直改之者則如河南郡注

云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是也不因秦名屢經改易卒從後定者則如京兆尹注云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是也若廬江郡注云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所謂故淮南者卽高帝紀四年立黥布爲淮南王是也所謂文帝十六年別爲國者卽淮南王傳文帝立厲王子賜爲廬江王是也然則高帝卽稱故不必秦高紀六年已有鄣郡故云故鄣郡何必以秦無鄣郡欲去郡字

邪

吳王濞傳荆王劉賈爲黥布所殺高祖破布立濞爲吳王王三郡吳卽荆諸侯王表東帶江湖薄會

稽爲荆吳文類曰卽今吳也高帝六年爲荆國十年
更名吳師古曰荆吳同是一國三郡卽東陽郡鄆郡
吳郡其下又云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
注云此有豫字誤但當云章郡今故章也其下又云
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豫字亦衍然
則漢初已有鄆郡甚明但不知其所始

灌嬰傳旣斬項籍度江定吳豫章會稽郡此史記文
班用之者會稽秦故郡豫章新置至於分吳會稽爲
二則據續志後漢順帝始然班固卒於和帝永元四
年分二郡之事固所未及見况司馬遷乎吳王濞傳
云上患吳會稽輕悍亦以吳會稽並言若謂漢初已
有吳郡恐未必然蓋會稽郡屬山陰縣注會稽山在
南揚州山越王句踐本國此實今紹興府治若蘇州

府治吳縣則吳本國也秦人無端忽移越國都之山
名以名吳國都名實不相應當時人稱謂之間必有
不順於口而嫌於舉此遺彼者故徃徃以吳會稽連
言之由今揣之當必爲是范成大吳郡志第四十八
卷考證門歷引三國六朝人言吳會皆指兩郡而言
非謂吳門爲東南一都會此雖在旣分兩郡後而西
漢人之稱吳會稽意亦如此讀者皆勿泥

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
分界吳會稽猶言吳越

縣名相同

郡國縣邑名同者則加東西南北上下或新字以別

之京兆尹有新豐沛郡有豐故此加新有下邳隴西
郡有上邳故此云下河南郡有新鄭京兆尹有鄭故
此加新東郡有東武陽犍爲郡有武陽故此加東而
泰山郡又有南武陽陳留郡有外黃魏郡有內黃故
此云外潁川郡有新汲河內郡有汲故此加新南陽
郡有西鄂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江夏郡有下雎南
陽郡有雎故此加下山陽郡有南平陽河東郡有平
陽故此加南而泰山郡又有東平陽鉅鹿郡有下曲
陽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云下而九江郡亦有曲陽
續志作西曲陽清河郡有東武城左馮翊有武城故

此加東而定襄郡亦有武城涿郡有南深澤中山國
有深澤故此加南勃海郡有東平舒代郡有平舒故
此加東千乘郡有東鄒濟南郡有鄒故此加東濟南
郡有東平陵右扶風有平陵故此加東五原郡有西
安陽代郡有東安陽故此云西遼西郡有新安平涿
郡豫章郡俱有安平故此加新崑川國又有東安平
故云東而遼東又有中山國有北新成河南郡有新
成故此加北而北海郡亦有新成東平國有東平陸
西河郡有平陸故此加東惟常山郡有南行唐而他
郡別無行唐則不可攷

其無東西等字爲別考據錢大昭攷得相同者亦甚多有一縣三見者如曲陽一屬九江郡一屬東海郡一屬交趾郡交趾作易師古曰古陽字建成一屬勃海郡一屬沛郡一屬豫章郡安定一屬鉅鹿郡一屬安定郡一屬交趾郡有一縣兩見者如劇一屬北海郡一屬菑川國定陶一屬濟陰郡一屬定襄郡西平一屬汝南郡一屬臨淮郡陽城一屬潁川郡一屬汝南郡平昌一屬平原郡一屬琅邪郡成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濟陰郡東安一屬東海郡一屬城陽國新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東海郡鍾武一屬江夏郡一屬零陵郡成一屬

涿郡一屬泰山郡新市一屬東莞郡一屬中山國建
陽一屬九江郡一屬東海郡平安一屬千乘郡一屬
廣陵國平城一屬北海郡一屬雁門郡臨朔一屬東
萊郡一屬齊郡新都一屬南陽郡一屬廣漢郡昌陽
一屬東萊郡一屬臨淮郡定陵一屬潁川郡一屬汝
南郡高平一屬臨淮郡一屬安定郡饒一屬北海郡
一屬西河郡高陽一屬涿郡一屬琅邪郡武城一屬
左馮翊一屬定襄郡廣平一屬臨淮郡一屬廣平國
陰山一屬西河郡一屬桂陽郡樂成一屬南陽郡一
屬河間國富平一屬平原郡一屬北地郡成安一屬

陳留郡一屬潁川郡復陽一屬南陽郡師古音房目反一屬

清河國應劭音度一屬南陽郡孟康音讚一屬沛郡應劭音嵯武

陽一屬東海郡一屬犍爲郡鄭一屬京兆尹一屬山

陽郡成鄉一屬北海郡一屬高密國安陽一屬汝南

郡一屬漢中郡陽樂一屬東萊郡一屬遼西郡武都

一屬武都郡一屬五原郡歸德一屬汝南郡一屬北

地郡東陽一屬臨淮郡一屬清河郡黃一屬山陽郡

一屬東萊郡安邱一屬琅邪郡一屬北海郡開陽一

屬東海郡一屬臨淮郡樂陵一屬平原郡一屬臨淮

郡安成一屬汝南郡一屬長沙國西陽一屬江夏郡

一屬山陽郡安平一屬涿郡一屬豫章郡高成一屬南郡一屬勃海郡新昌一屬涿郡一屬遼東郡新成一屬河南郡一屬北海郡

三輔

分一內史爲左右又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又改主爵都尉爲右扶風亦治右內史是爲三輔武帝太初元年所定此地理志文而亦見百官表彼下文云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元鼎在太初之前然則三輔分治其制當元鼎已定特其名尚未改耳讀者不以文害辭可也

東方朔傳建元三年詔中尉左右內史云云師古曰
時未爲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其下
又云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云云師古曰中尉及左
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
疑此言爲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再追溯之則前引高
紀河上渭南中地高帝時已分爲三

據百官表三輔各有一都尉而地理志左馮翊高陵

縣左輔都尉治右扶風郿縣右輔都尉治京兆尹獨

無都尉此係疏漏

汲古閣刻百官表作二輔都尉何義門改三南監本亦作三

趙

廣漢傳云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京輔

卽京兆其治華陰見宣紀本始元年注三輔俱有都尉甚明張敞傳云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左右輔有都尉無京兆獨無之理

循吏傳黃霸淮陽陽夏人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吏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宅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凡卒史皆用本郡人祿百石三輔不然故如淳云云

宗室不宜典三河

劉歆傳歆忤執政大臣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云云宗室不宜典三河不

十七史商榷

卷十七

十一

曉其何故他無所見獨見於此俟考

十七史商榷卷十七